

關注直播配樂版權監管

二之二

「我身邊有很多優秀的獨立音樂人，他們都需要打另外一兩份工來養活自己的音樂夢想。為什麼？就是因為大家很難通過版權收益來維持體面的生活。」鄭鑾萍是一名獨立音樂人，一席話道出了當前很多原創音樂人面臨的困境。

對於近來成為輿論熱點的直播平台音樂版權監管討論，鄭鑾萍和不少活躍於直播的原創音樂人都十分關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他們提出，期待監管政策的推動能夠為原創培育「土壤」：「如果能很好落實，對音樂人、對平台來說都是好事，會提升平台用戶黏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書、李薇 杭州、深圳 連線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



直播版權費穩收入 獨立音樂人盼落實

關注平台收益分成 期待監管政策為原創培育「土壤」



新聞鏈接

境外主要社交平台對音樂版權的管理



► Ig: 對侵權用戶噤聲刪文

2020年，Instagram (Ig) 更新了該平台音樂版權的規範，並針對侵權用戶提出警告與噤聲刪文等新措施，希望藉此維護音樂版權。

根據規範，如果用戶錯誤使用版權音樂時，平台會針對該影音提出警告。錯誤地使用版權音樂，並發布於直播、帖文、限時動態等的影片，如果未被使用者下架或修正，則影片將被靜音或刪除。官方建議用戶直接從平台指定的「Sound Collection」資料庫，取得免費合法授權的影音製作素材。



► Fb: 機制鼓勵用授權音樂

Facebook (Fb) 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推出一項內容獲利機制，全球各地的創作者可透過「Music Revenue Sharing」，在發布的影片加入授權音樂後，即可從短片的插播廣告獲利，有望跟 YouTube、TikTok 等平台爭取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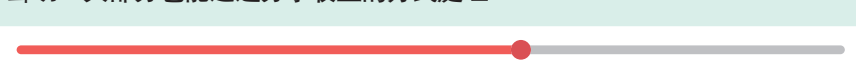
創作者透過內容獲利機制，事前不必過問版權持有人，即可從已授權的歌單中，為短片配樂再在 Fb 分享。若作品符合要求，短片創作者可從插播的廣告瓜分當中兩成利潤；音樂版權持有人及 Meta 亦可分別獲得獨立分成。



► YouTube: 設自動版權管理系統

如果上傳到 YouTube 的影片中使用了配樂，就有可能會收到自動版權管理系統 Content ID 發出的版權聲明。該系統會掃描 YouTube 上的所有影片，找出使用了官方錄音內容或音樂作品的影片，讓版權所有者能對未獲得授權的影片發出版權聲明。

版權所有者提出版權聲明後，可以選擇封鎖影片、在影片中投放廣告盈利，也可以和演出者分享收益。若在 YouTube 上傳翻唱影片並收到了詞曲版權聲明，大部分也能透過分享收益的方式處理。



粵語新生代歌手何乾樑 (英文名 AKin) 曾獲「華語金曲獎年度最佳新人獎」，是內地官方電視台幾大音樂節目的常客，曾打造經典港劇串燒歌《黃金時段 1314》，匯聚內地、港台熱門電視劇主題曲的串燒歌《電視風雲 1314》等，他在抖音平台上也經常發布一些熱門粵語翻唱視頻及個人原創作品，並直播與粉絲互動。AKin 認為，對原創音樂人來說，當下傳播音樂、展示自我的平台很多，就連抖音這種短視頻平台，目前粉絲也能聽到音樂人的完整作品，但他也坦言，除了粉絲刷的直播「禮物」，在直播平台上並沒有穩定的收入。

原創新曲博流量 打賞難媲美翻唱

AKin 坦言，目前的市場，翻唱還是比原創要多且熱門，「就像音樂綜藝、音樂比賽，也都是主打老歌，老歌才是經久不衰的，網紅歌曲的生命力有限。」AKin 認為，如果有足夠多人力、技術進行音樂的使用版權監管，細化收費的分成，歌手能夠獲取更多、更穩定的收入，平台可增強用戶黏性，「無論如何，相關政策的討論都是為了音樂人好，值得讚許。」

「你能看到的靠一首歌獲得千萬收益的是少數中的少數，背後都有一整個團隊在為其運營。」鄭鑾萍非音樂科班出身，讀書時便很崇拜衛斯理，希望有一天也能靠創作來變現為生。從部隊退伍後，鄭鑾萍打過工、創過業，但一直沒有停下手中的筆，空了就上網找教材自學填詞。「我是廣東人，國語粵語都比較溜，所以我經常會為粵語歌填國語詞，或者為國語歌填粵語詞，再唱起來別有一番風味。」2013年通過好友介紹，鄭鑾萍成為「KK 唱響」(一個集卡拉 OK 和聊天室於一體的在線視頻互動交友應用)的第一批音樂主播。



◆ 10日晚上，何乾樑在抖音上直播，粉絲可點歌聽他翻唱粵語經典歌曲。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鄭鑾萍至今已創作四百餘首音樂作品，其中有一百多首在各大平台發行。

「當時平台給我每個月 1,200 元 (人民幣，下同) 的底薪，再加上聊天室的粉絲打賞分成，省着花也能養活自己了。」在後面的幾年裏，鄭鑾萍陸續創作了《唱響》、《一個人》、《舞台》、《我們》等膾炙人口的歌曲，並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了不少獨立音樂人，大家一起「抱團取暖」。2019年，隨着短視頻平台的爆發，原創「神曲」的需求量也增大了不少。「平台以買斷的形式向獨立音樂人徵集作品，一首歌從幾百元至幾千元不等，有按播放量算，也有按照使用率算，音樂人如果不清楚平台規則，收益就會受到減損。」

在鄭鑾萍看來，每一項有關音樂版權的法律法規的頒布，都值得獨立音樂人們頷手相慶。「法律法規有利於音樂版權的確權，只有能對我們的作品進行確權，才有了下一步的對平台的授權及產生收益，一旦發生糾紛，維權起來也有法可依、有據可循。」

知識產權需共護 盼夢想撐起生活

相對於平台音樂使用付費的細節，鄭鑾萍更關心的是，這份收益會不會最終被分發到詞曲創作者或版權方的手裏，以及能分到的比例是多少。鄭鑾萍說道，如今早已進入了數字音樂的時代，各家平台有能力也有義務對在平台上播放的音樂頻次進行鑒別和統計，並為此支付相應的費用。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法律法規能否完善，未來的實施能否到位，以及收益能否最終流到獨立音樂人的手裏的問題。」鄭鑾萍坦言，音樂版權是一個生態系統，不僅需要政府、協會、平台、音樂人、受眾等各方面的協同推進，也需要專家、學者、律師等智囊團的保障支撐。「我非常期待有一天，獨立音樂人能成為一份真正的工作，優秀的人才可以像醫生、教師這樣獲得社會的尊重，能通過好的作品，維持體面的生活。」

版權曲庫質量高 平台贏更多用戶

「我認為音樂庫的豐富度與用戶黏性還是有很大關係的。」MCN 機構 (編者註：即 Multi-Channel Network 網紅孵化中心，是專業培養和扶持網紅達人的經紀公司或者機構)「所未文化」負責人 Yami 認為，平台想贏得更多用戶，豐富而多元的內容、頂流明星的入駐、強大的音樂曲庫缺一不可。音樂曲庫的豐富程度，一方面包括平台與唱片公司簽約的版權曲庫，另外一方面，便是平台吸引的原創音樂人的創作成果。

平台推激勵計劃吸新人

從 2018 年開始，抖音就推出了「看見

音樂計劃」、「造音行動」、「熱歌改造計劃」等，以助力原創音樂人和優秀原創音樂作品被更多人看見、聽見。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已有 17 萬原創音樂人入駐抖音，30 歲以下的新生代音樂人佔比近七成。2021 年，「看見音樂計劃」獲勝者唐漢霄《再見吧少年》、余佳運《最好的都給你》等參賽歌曲視頻播放量達 1,186 億，比 2020 年增長 97%。圍繞着原創音樂，抖音形成了具有短視頻特色的生態循環。

而快手方面則是推出「億元激勵計劃」、「音樂燎原計劃」、「12 號唱

片」、「開放直播版權收益」等。其中「億元激勵計劃」注重和版權公司、MCN 機構建立合作，以快速吸收入和內容，從 2020 年 5 月推出到該年底，簽約版權公司數量就達到了 381 家。

而「開放直播版權收益」始於 2021 年 3 月 22 日，是指在現有的短視頻音樂版權結算標準基礎上，新增直播間場景的音樂版權結算，以及詞曲版權的單獨結算以及獨立音樂人的結算通道。值得關注的是，該結算不僅面向所有版權方，也面向獨立音樂人，大受歡迎的歌曲可在一個月或兩個月內獲得幾十萬元的版權收入。

網絡爆曲遭「洗歌」 原創作人維權難

特稿

「我們覺得這首歌，是不具備音樂審美能力的」、「我希望你不要只是為了市場」……2022 年 4 月，當歌手都唯唯在音樂節目《為歌而讚》演唱完備受爭議的網絡歌曲《刪了吧》之後，樂評人們给出了激烈的反饋。半晌，都唯唯抵着嘴唇搖了搖頭：「我真的是覺得，它的旋律是好聽的。」彼時，坐在電視機前的楚明玉深吸一口氣，欣慰地笑了笑。他正是這首歌曲的作曲人，如今也是多首網絡爆歌歌曲的創作人。

楚明玉出生於安徽六安，2017

年，在朋友的邀請下，加入了淘寶的編曲團隊，業餘時間根據要求做曲接工作。不過，這樣的工作沒有署名權，雖然能賺錢，但沒有成就感。「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努力提高創作水平，並慢慢地拓展着圈內資源。

2020 年 10 月，老搭檔作詞人陶著找到楚明玉，給了他一首有關年輕人無奈的愛情故事的詞。「要不你還是把我刪了吧，我咬緊牙關命令我發出這句話，天黑之前再講一句晚安吧……」看到這段歌詞，楚明玉坦言「特別有感覺」，只花了 15 分鐘便酣暢淋漓地完成了譜曲，取名《刪了吧》。

早在 2021 年 11 月，另一名歌手許佳豪演唱的《刪了吧》上線網易雲音樂平台，很快在各大排行榜拿下好成績。隨之而來的，是讓原創作人最為厭惡的「洗歌」，各種低質量二次加工版本讓楚明玉非常苦惱：「『洗歌』的確傷害了原創作者的權益，也打擊了原創者的創作積極性。」

「洗歌」是「直接抄靈魂」

「洗歌」與「洗稿」相似，是音樂產業中的山寨現象。原創音樂人稱「洗歌」的做法，是「直接抄靈魂」。但是在現有的規管措施中，「洗歌」一詞，尚無明確定義，這也讓原創者難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網絡爆紅歌曲——《再見莫妮卡》的原創者 FRANKY_弗蘭奇也在網絡上吐槽道，自今年推出歌曲後，他在不同平台看到了大批「洗歌」。FRANKY_弗蘭奇在聲明裏說，他第一時間就向相關平台反饋了這件事，但都沒有很好地處理，甚至洗歌的、冒名的歌曲還登上了官方榜單。「『洗歌』就是用現有的歌詞詞套旋律套曲，但是在關鍵的地方做少許修改，做這樣一首歌幾乎是零成本的。不少投機取巧的人，看到哪首歌紅就去『洗』哪首歌，然後在各個平台上『刷屏式』發布，嚴重影響了原創者的聲譽。」



◆ 楚明玉正在工作前創作編曲。受訪者供圖